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总务处椭圆形木印

(二级文物 收藏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检察文物有话说



(图片提供: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印章,二级文物,收藏于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印章呈椭圆形,其长径6.9厘米,短径4.2厘米,厚5.1厘米。木质,印面楷书,上半部阳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间内刻“总务处”,下半部阴刻“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左侧图案为五角星,右侧图案为镰刀锤头,沾有红色印泥,基本完整。

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下设九部一局,其中就有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会。在省、县、区三级苏维埃政府设工农检察部,城市设工农检察科。

工农检察部的组成人员,除部长、副部长、委员外,还配备指导员、控告局长、调查员、秘书以及管理突击队和工农通讯员的人员等。总务处是工农检察部的内设机构,负责工农检察部的综合管理工作。

(文字: 闵影 朱廷栋)

法眼观察

□ 柴春元

“靠窗一侧,并不是说一定有窗。”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自己花了700多元买的高铁一等座,希望有个舒适的乘车环境,可座位却不靠窗,本想着可以靠着窗户看看风景,没想到一上车却是这样。该网友向12306投诉。12306客服表示,高铁每趟车的外形和组织结构并不相同,所以买到A或者是F靠窗座位,上车之后确实可能出现位置靠窗但并不一定有窗的情况。此消息一出,迅速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热烈讨论(据5月19日光明网)。

“我有时坐在不是正面窗户的时候都会不开心”,网友纷纷加入讨论,并非“斤斤计较”。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出行条件的提高,追求一个相对舒适、性价比高的座位并非过分之想。虽说事出偶然,这位乘客好不容易抢到了“靠窗座”却没坐到实际靠窗的座位,心生不满也属正常,更需注意的是,他的相关消费者权益是否受到了侵害?这才是对此展开进一步探讨首先需要弄清的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靠窗座”这个叫法。“靠窗座”是否一定要靠窗?如果说“靠窗座”是高铁方面一种意思表示,也被写入了购票合同,还印在了车票上,那么在双方对此产生歧义时,根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应当按照所使用的词句确定它的具体意思,这就是合同解释中的“文义解释”。按照普通人的通常理解,靠窗座的确是靠着窗的,将“靠窗”解释为“靠窗一侧”,在文义上很难成立,高铁也很难避开“违约”的指责。

但实际上,“靠窗座”并非对高铁座位的“官称”。我们知道,高铁上的座位一般都是A座和F座靠着窗,将“A座”和“F座”喊成“靠窗座”,只是一种“民间叫法”。如果高铁方面将“靠窗座”解释为“靠窗一侧的座位”,很难说就构成了违约乃至合同欺诈。“乘客买到A或者是F靠窗座位,上车之后却发现位置靠窗一侧但并不一定有窗,这种情况是可能的”——12306客服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如果乘客想选靠窗座位,建议向车上乘务员反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看能否更换座位。”——这样的建议也展示出了善意和真诚服务的精神。

可不管怎么说,买了“靠窗座”却并不靠窗,的确会让有的乘客感到不适、不满乃至去投诉。价格相同座位却存在明显差别,这的确可以说是一种“尴尬事儿”。怎么破?把尴尬化解在合同履行时双方相互体谅的善意之中,可以说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办法。既然一方拿出了善意和服务精神,另一方就需要展现出足够的体谅和理解了。要知道,即便是票价完全相同、全部靠窗的座位,其具体差别也总是多少存在的,很难说完全一致。因此,在座位差别不足以影响到客运合同的基本内容时,高铁和乘客双方该拿出一定的善意来。而善意履约,通常也是合同履行与合同目的实现不可或缺的条件。

从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角度来看,高铁方面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服务,如通过更为细化的座位划分(通过添加备注等),尽量让乘客感到消费公平。此外,对于购票软件“选座”页面上的“窗”等标注,也应想办法使其更加细致、明确,以免引起误解,有效避免宣传或标注不实嫌疑。

「靠窗座」不靠窗,这尴尬怎么破

尾号“0084”的手机号主人究竟是谁

浙江三门:通过声纹鉴定揪出销售伪劣产品、走私案幕后黑手

新闻眼

□ 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周丹娜 梅子裕

一起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案背后有个神秘人,他用尾号“0084”的手机号码在幕后指挥。检察机关通过声纹鉴定,最终锁定幕后黑手李某甲。日前,李某甲被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近日,他被押往监狱服刑。

神秘来电

浙江三门人金某和好友周某花费38万元合伙购买了一艘渔船,原本只是想用来出海捕捞做点小本生意。2020年9月,一名陌生人交给金某一部金色苹果手机,并表示事后会有人联系他。正当金某感到疑惑时,尾号“0084”的电话号码来电了……

“电话那头的人操着台州口音,说自己是做走私烟生意的,知道我有一艘渔船,想让我帮他帮把烟从外海运回来,事后会给我一笔好处费。对方还说如果我愿意做,就留着这个苹果手机。”据金某供述,他知道走私烟是违法犯罪行为,但想到对方会给予丰厚的的好处费,便抱着侥幸心理咨询了在某反走私部门工作的朋友。朋友明确告知金某帮忙运送走私烟系犯罪行为,希望金某能提供相关信息,帮助抓获该犯罪团伙,金某答应了。

2021年1月13日,手机尾号“0084”的机主再次联系金某,表示3天后将会有走私烟送到,让他将渔船开至福建省海域,运送300余箱走私烟到三门县浦坝港镇双峙码头。金某思来想去,还是决定与周某一起干一单,便没有将此次行动告知在某反走私部门工作的朋友。当晚,金某和周某驾驶渔船去了福建外海,在出海之前,还召集了几个朋友等着到双峙码头卸货。2021年1月16日晚,金某等

人在卸货过程中被当场抓获。公安机关现场查扣各种疑似伪劣香烟15324条,后经烟草质量监督检测部门鉴定,这些香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且系伪劣香烟,涉案价值310余万元。

露出破绽

2021年3月19日,金某、周某涉嫌销售伪劣产品案被移送三门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金某、周某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从案卷上看,金某等人只是运送烟中的一条下线,其供述的手机尾号“0084”的神秘老板到底是谁?金某是否还有其他隐瞒?

带着疑问,三门县检察院检察官对金某进行了多次提审,供述中的一处细节引起了检察官的注意。金某称,手机尾号“0084”的老板曾派人与其一同前往辽宁丹东寻找可以卸货的码头,并给了他2万元好处费,让他打听一起走私案的办理情况。其间,与金某联系的手机尾号“0084”的老板声音一直未变过,但除了对对方口音确认其系台州人外,具体联系方式、真实姓名均不知。

为查清真相,承办检察官一方面引导公安机关调取金某去丹东当天的所有航班信息及同航班乘客信息,另一方面让该院技术部门协助恢复金某苹果手机中的数据。经对航班乘客信息进行筛选并让金某对照片进行辨认后,办案人员锁定了一名叫李某乙的乘客。

李某乙到案后,承认曾与金某一同前往丹东,但表示只是想禁渔期偷偷出海捕鱼并找码头上岸,对走私烟一事矢口否认。经对金某的手机数据进行恢复,办案人员虽然发现手机内还留存着一条手机尾号“0084”的老板的语音,但受限于技术问题无法进行声纹鉴定。

“我们重新对苹果手机来电情况进行查询,发现金某在丹东这天除了收到来自尾号‘0084’的电话来电,还收到过李某乙打来的一通电话。”承办检察官介绍,经对该号码机主进行查询,发现该机主系李某乙的哥哥李某甲。



姚雯/漫画

身份揭晓

手机尾号“0084”的神秘老板到底是谁?李某乙所使用的电话号码的机主为何是李某甲?

“正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刚好接到了台州市检察院的电话,有了上级院的帮助,案子很快有了新进展。”承办检察官说。

原来,台州市检察院办理李某涉案价值2000余万元的走私烟案时,李某供述其上线系李某甲,但李某甲到案后拒不承认犯罪事实。台州市检察院在进行大数据检索时发现,三门县检察院曾对李某甲的弟弟李某乙立案调查,所以来电了解相关情况。2021年12月22日,经台州市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李某甲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后其进入金华某监狱服刑。

“李某甲是否与我院所办案件也有关?”出于职业敏感,检察官当即就案的基本案情及现有证据积极向台州市检察院汇报。随后,在台州市检察院牵头下,2021年11月22日,金某手机内尾号“0084”的语音被提交至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进行声纹比对鉴定。经鉴定,根据语音聊天信息、渔船对接地点,再结合文字聊天中出现的具体卸货经纬度,可确认金某上线系犯罪嫌疑人李某甲。李某甲也正是因为怕台州市检察院办理李某走私案时把他牵扯出来,才给金某2万元钱让其去打听李某走私案的办理情况。但金某收到钱后并未找人了解案情,而是将钱用于日常花销。至此,幕后老板终被查清。

2021年6月18日,经三门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分别判处金某、周某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50万元。2021年12月23日,该院依法对李某甲以销售伪劣产品罪进行追诉。面对铁证,李某甲辩称是金某向其卖货,拒绝认罪认罚。

今年4月15日,经三门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采纳检察机关的全部指控事实和量刑意见,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李某甲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55万元;同时,因其此前犯走私普通货物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两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5万元。目前,案件判决已生效。

案讯点击

路边停放的半挂车车头竟然被他当废铁卖了

本报讯(记者郭树合 通讯员孙春芳 于红燕) 没有设备、没有本钱、没有手艺,不想出力,还想赚钱,30多岁的曹某想到了一个“空手盗”的主意。近日,经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曹某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判处谭某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1万元。

2022年,曹某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刑满释放后,曹某一心想着挣点“快钱”。他将目标锁定在了自家表哥经营的一个停车场。经过多次踩点,他发现这个停车场内放着很多旧的铁质零部件,而且几个大门都看守不严。

2023年3月,曹某先租了一辆叉车,又让租车店的老板帮忙联系了一辆货车。之后,他让司机开着叉车和货车来到表哥经营的停车场,指挥叉车司机将一个柴油发动机、一个破碎锤、四个集装箱抓臂装到了货车上。随后,曹某请叉车司机帮忙找地方将货车上的东西卖掉。叉车司机询问东西是谁的,曹某回答是自己表哥的。叉车司机帮他联系了一家废品收购站。就这样,曹某将从停车场偷来的东西按照2500元一吨的价格卖给了经营废品收购站的谭某。谭某通过微信向曹某转账1.1万余元。随后,曹某加上了谭某的微信。

除了停车场,还有哪里能再挣到“快钱”?曹某想到朋友之前提过,某路口东边经常停着三辆半挂车车头,应该是报废了,便想把这辆车头偷着卖了换钱。2023年3月底,曹某通过微信联系谭某,称某路口并排停放着三个半挂车车头,自己受朋友委托要把其中一个车头卖掉,并且让谭某自己找拖车将这个半挂车车头拉走。

第二天一早,谭某就找来拖车司机来到曹某所指的路口,看到一辆红色半挂车车头停在那里,没有车牌,紧锁车门。随后,谭某再次联系曹某,询问是否真的要卖掉,曹某回答“卖”,并称自己有车去不了,让谭某直接把车拖走。双方约定在附近的一个地磅处见面。

拖车的时候,因为半挂车车头刹车没有松开,谭某就从路边捡了块石头砸碎了左车门玻璃,进入驾驶室松开刹车把车头拖走。随后,谭某再次联系曹某,询问是否真的要卖掉,曹某回答“卖”,并称自己有车去不了,让谭某直接把车拖走。双方约定在附近的一个地磅处见面。

很快,曹某被抓获归案。公安机关侦查发现,除上文中提到的3笔盗窃事实,曹某还先后6次实施盗窃,金额共计7万余元。谭某也同样受到法律惩罚。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新时代新征程检察履职办案的基本价值追求



检察日报公益宣传